



中國古代織繡藝術

李英華 著

J523-01
20/01

港台書

中國古代織繡藝術

李英華 著



台北 南天書局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中國古代織繡藝術／李英華著．-- 初版．--

臺北市：南天，民86

面；公分

ISBN 957-638-436-2（平裝）

1. 織染工藝美術－中國－歷史

966.092

86010625

中國古代織繡藝術

定價新台幣 360 元

民國八十六年十月初版一刷發行

著者：李英華

發行者：魏德文

發行所：南天書局有限公司

中華民國·台北市羅斯福路3段283巷14弄14號

☎ (886-2)362-0190 Fax：(886-2)362-3834

郵政劃撥：01080538號（南天書局帳戶）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436號

著作權所有
翻印必究

製版廠：國華製版有限公司

☎961-8805 板橋市中山路2段416巷59弄3號

印刷廠：國順印刷有限公司

☎967-7226 板橋市中正路216巷2弄13號

ISBN 957-638-436-2

中國古代織繡藝術

王 序

李英華女士的新著《中國古代織繡藝術》，它的內容，於織品、繡品而外，兼及歷代的印染技藝。她的寫作，言簡意賅，精要豐富，而所包者周備，所敘者清暢，抑又圖文並茂。這對致力於研探中國織繡史或織繡技藝的朋友們而言，真是一部難得的好書。

過往，我國紀錄、研究本國織繡的舊籍，固不在少，各有所長。但也多有史證不足，疑問重重之處。或則只說技法，而不及於其他。如此頗難饜足今人系統求知之所望。所幸近世的科學考古和學藝日益蓬勃成長，尤其近四十年大陸田野發掘的業績輝煌，對於前人的紀錄修正和補充了許多，也解答了許多的疑問，更有很多前所未見的新發現。其間有種種接踵而至的論著出版行世，輝耀人寰。而李英華女士的這一部《中國古代織繡藝術》應是其中的翹楚。僅就筆者所知：英華女士她對於中國通史和古代美術史下過研習的功夫，這是她良於「審思」、「明辨」的基本條件。她一離開學校就投入故宮博物院服務，初任古代藝術館的導覽說明；既而由於成績優異和時時發表論著而調升保管部織繡科科長，又不旋踵而升任副研究員，仍充原職，今仍在職。如此前後一貫三十多年，一直從事院藏大量多種歷代精美織品繡品的保管和研究工作。這樣「近水樓臺先得月」，加上她樂此不疲、鏗而不捨地步步深入研究，日有進益。這是她「得天獨厚、人所不能」的進修條件。正惟如此，更誘發了她那「學如不及」的求知欲，便又時時注意搜求全國各地陸續出土織品繡品的發掘報告和論著，真是「好之者不如樂之者」，如是所積日豐，於是進一步汰蕪存精，寫成了這一部《中國古代織繡藝術》。她的本意：「兵在精而不在多」——不愛曲折支蔓，務在精簡而周備為已足，乃只以十多萬字而成此新著。她由於上述諸多主觀與客觀優良條件的孕育完成此一著作，所以這一本《織繡藝術》確實是既「精」而且「華」，且和她的大名「英華」相結合而成為一體。

中國早在距今以前六七千年的新石器時代或更早，就已發明了紡織技術。稍後不久，就已養育家蠶，織絲為衣。前者是近今全國各地不斷發現許許多多石質及陶質的紡輪，以及普遍存留在彩陶器上、原是用於那時新型高架織機上的機械

性的卅形扳手一名叫「八角星」紋、或名「勝花」的遺跡所證明的。後者是在山西夏縣西陰村彩陶遺址中發現的半個家蠶繭（現藏臺北故宮博物院）所證明的。再則太湖浙江流域的十個縣含錢山漾等地發現了許多絲織品的殘片、絲繩等等也作了證明。這都是我國織品繡品之誕生的黎明時代，但較之我國舊籍之所載原始織、絲之誕生的年代要提早了兩三千年至一千年。此後殷周之際的物質文明固不待細說。《史記·趙世家》載：遠在距今以前的兩千三百零四年（趙武靈王「變胡服」這一年）時，趙公子成就曾說：「…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敏達）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觀於那時趙公子成所說的情景，不難證知打從新石器時代步入「歷史時代」初期的社會文明，定然是「百年銳於千載」（孫中山先生語）而精進無己，而日有可觀，這應當是不爭之事。據此自當充分認知上述種種先人的成就。

中國之有繡品，究竟起於何時？據《尚書·舜典》「皋陶謨」和「益稷」篇之所載：在那距今以前四千二百多年前的虞舜時代，曾以日、月、星辰、山、龍等紋飾，以繪畫及刺繡的方法彰施於君臣的上衣下裳，作為服飾制度。當然，那時還沒有文字，這是後人依於傳說所作的追記，如今缺少實證，不得不暫作保留。可也不能全然否定：因為早在兩萬年以前上下的「山頂洞文化」舊石器時代晚期，已有骨針的發明，針長八十二毫米，針孔直徑約三毫米，刮磨得很光滑。既然如此，焉知晚到此後一萬五千年後的虞代，竟還沒有引線穿針作「繡」的發明？這可留待日後或有科學實證的出現來作證明。

須知：織、繡品易於腐壞，它埋入地下經時千年萬年，鮮有不壞之理。何況那時有長期「蕩蕩懷山襄陵」（《尚書·堯典》）的大水災，因而有夏禹父子的多年治水；商代因水災泛濫而至再遷都。在此情況之下，有什麼織繡品之類不被湮滅、不被沈埋腐爛的。考之近代出土的織繡，大多出自西北乾燥的地區，黃河下游較少；那太湖流域地區的殘存，應是別有他因的例外。然而早在前此三千多年前後殷商的絲織品綺、紬、縑、縠之類，卻在本《織繡藝術》中綻露了芳蹤。

本《織繡藝術》的著述：乃是起自新石器時代的紡輪蠶蹟，而後歷經殷、周、漢、唐而下直到明清及近世的織繡與染色技藝，都有選菁拔萃的系統敘述。其間對於各個時期的特點特色，都有相當的描寫，抑又配置許多精美的彩色圖片，多采多姿。其難能在此，其可貴處亦在此。

在中國的織繡中，以往頗有一些問題，一直是纏不清楚，答案恍惚。其尤甚者，是「緯絲」的來歷之謎以及「緯絲」一轉而稱「刻絲」的過程，也難得明

白。再則歷代織、繡、染之成就的頂點何在，也多需要追根究柢，弄個明白。但這些問題之在本著作中，也都有適當地回答。且多有發前人之所未發。

中國之有「錦」的出現，時在周初，這在《詩經》的辭句中歷歷可證。「織成」起於何代？漢、魏已有。《晉書·輿服志》說：「魏明帝—曹操之孫、曹丕之子、以公卿袞冕黼黻之飾擬於至尊，多所減損，始制：天子服刺繡文，公卿服『織成』文。」其實，君臣同服「織成」，漢世無分，又證「織成」的生產，漢代已很發達。《後漢書·輿服志》說：「…衣、裳、佩玉。備章采，乘輿（皇帝）、刺史、公侯、九卿以下皆織成。陳留（今河南陳留縣）襄邑（今河南葵丘縣西）獻之。」但更早的是前漢宣帝時曾有「織成」的出現。見《西京雜記》。更更早的是江陵馬山出土物中戰國的「偏諸」。《前漢書·賈誼傳》顧注：「偏諸，若今之織成。」皆可證。至於「織成」和「錦」的區別何在？古書但說織成的「（花紋）妙趣天成，故名織成。」餘無解說。又則「縹絲」的誕生，在古文獻中，似在唐宋之間，誕生地似在西北地帶，它的特質是「通經斷緯」（還要加上挖花—即妝花）—就是使用小梭，按照每一塊預定的花紋及其用色，各個局部穿梭施緯，如此作成後，再以他色的絲梭，另行局限緯織其他的花紋，如此各不相犯而櫛比拼接成文。這種織品盛行於宋明，而明、清兩代的作品尤其精美。依於本《織繡藝術》的介述：這種唐宋的「縹絲」原是源自漢代的「縹毛」，而是「織成」的血胤。如上源原本本道來，這是本《織繡藝術》的重大貢獻。

除此以外：對於唐代織繡圖案的鬥艷爭奇，和染印新技的展現，以及宋代刺繡畫的特創高峰，元代的金錦、銀錦驚世炫俗，明代的紋飾和技法豐富絕倫，清代的繡藝高手輩出。以至今中外交流的諸多業績等等，無不一一多方羅列，如數家珍，而峰巒層出，衆采繽紛，目不暇接，令人宛如品嚐山珍海味，美不勝收，而大快朵頤。

筆者與英華女士相識於一九九一年，那時同在湖北江陵參加「中國古代服飾研究國際學術會議」。並發表論文。她的論文題目是《清代帝后服飾的溯源》。自此論交往返。既而承示本《織繡藝術》的原稿，囑為撰「序」。因此得於原稿先睹學習為快。並此不揣譴陋，遵旨為之作序如上。工拙則非所計。

江蘇高郵王宇清於臺北寓所

時在一九八六的中秋節

自序

具有悠久歷史傳統的我國織繡藝術，在上下數千年漫長歲月發展的過程中，各個時期都在不斷地繼長增高，不斷創下了新的品種，新的業績，匯成了精之又精，美之愈美的藝術成就，而光耀史頁，輝灼中外。它：豐富了舉世人群的生活，它是經濟、文化生活的昇華，它是中華民族衆多兄弟族們高度智慧、藝能的結晶和共同的驕傲。

本人有偏愛，本人與它一傳統的織繡藝術有緣：我在歷時三四十年一貫服務於故宮博物院從事古代織繡藝術的研究和保管的工作中，有幸接觸到歷代這些大量的珍寶，並隨時搜求研探全國各地歷年出土織繡的報告和論著，越發便益了我這後生的學習，和種種見聞的日就月將。因之油然而生我之得能對於列祖列宗之所賜這麼豐厚的文化遺產職司管護，乃至效力於研究、宣揚，而感覺到相當的自豪。這一本《中國古代織繡藝術》，正是我盡力於此三四十年來些微的心得與感受。我願拿它做一番自我的考核；也可以提供同好同道存備考研，並此求教於益友良師。我底衷心的企求確實是如此。至於我的學養與表達的工拙，這就不遑及了。

自我檢討：我身邊存積的資料，可以說相當豐富，但我不太喜愛大掉其書袋而不問精麤、人云亦云而廣大其篇幅；但求樸質無華，步步落實，只寫了十多萬字，而名之曰《織繡藝術》。這許是我在學時期讀了宋人濂溪先生周敦頤「愛蓮說」一文中所作「不支不蔓」這一句警語的影響吧。

這一本書定稿前，曾經就教於輔仁大學織品服裝研究所王宇清教授，不意他竟然一字不漏地精密閱覽，並不吝惠教，令我由衷地尊敬。再則書中的圖片，多蒙故宮博物院同仁名攝影家馬小旋先生惠助攝製，乃得「畫龍點睛」，充實其內容，我也非常感激，謹此一併表示謝忱。

李英華 於故宮博物院

一九九六年七月 北京

中國古代織繡藝術目錄

圖版目錄	vii
王 序	xi
自 序	xv

◇ 壹 緒 言 ◇

一、新石器時代的紡織	2
二、夏商的紡織	3
三、西周的織繡	4
四、春秋戰國的織繡	6
五、秦漢的織繡	7
六、三國魏晉南北朝的織繡	9
七、隋唐的織繡	10
八、五代兩宋的織繡	13
九、元代的織繡	15
十、明代的織繡	17
十一、清代的織繡	18
十二、中國織繡的外傳	20

◇ 貳 歷代織繡景觀 ◇

一、殷商的織物（西元前16世紀—前11世紀）	24
1. 今見最早的提花絲織物—商綺	24
2. 今見最早的毛織物	25
二、西周的織繡（西元前11世紀—前771年）	26
1. 絲織技術的高度成熟	26
2. 現存最早的刺繡	26
3. 西周的染色技術及時尚	27

三、春秋、戰國的織繡（西元前770—前221年）	29
1. 春秋早期的織繡不見畫痕	29
2. 戰國的織錦精細複雜	29
3. 戰國的刺繡華麗神奇	30
四、秦漢的織繡（秦：西元前221—前207年 漢：西元前206—西元220年）	32
1. 秦代首見納紗繡	32
2. 漢代的織錦精湛多姿	32
3. 漢代的刺繡針法層出	36
4. 漢代的紗、羅、綺越邁前修	40
5. 漢代的縹毛孕育唐宋的縹絲	42
6. 漢代的印染多新技	47
五、三國兩晉南北朝的織繡（三國：西元220—265年，兩晉：西元265—420年，南北朝：西元420—589年）	49
1. 西州的蜀錦獨領風騷	49
2. 東晉的‘織成’令人咋舌	52
3. 三國、兩晉、南北朝的佛繡異軍突起	57
六、隋唐的織繡（隋：西元581—618年 唐：西元618—907年）	59
1. 隋唐的緯錦直走高峰	59
2. 唐代的紋綾傲視群芳	62
3. 唐代的刺繡超高飛躍	63
4. 唐代的印染新技多端	67
5. 唐代織繡的圖案爭奇鬥艷	68
七、五代兩宋的織繡（五代：西元907—960年，兩宋：西元960—1279年）	70
1. 五代至宋的織錦再創高峰	71
2. 宋代的縹絲不可一世	72
3. 宋代的刺繡驚人創新	77
4. 宋代的綾、羅、紗暗花獨秀	81
5. 宋代的花紋圖案風格一新	84
八、元代的織繡（西元1279—1368年）	87
1. 元代的金銀錦絢爛奪目	87
2. 元代的縹絲再現奇葩	89
3. 元代的刺繡承傳無愧	90
4. 元代的暗花緞頭角崢嶸	94
九、明代的織繡（西元1368—1644年）	96
1. 明代的織錦推陳出新	96
2. 明代的妝花織物青勝於藍	98
3. 明代的縹絲再創新姿	102
4. 明代的刺繡百花齊放	106
5. 明代織繡的紋飾豐富絕倫	117
十、清代的織繡（西元1644—1911年）	119
1. 清代三大名錦的特色	119
2. 清代的緞、紬、紗各揚勝場	127
3. 清代的縹繡技藝超群	129
4. 清代的刺繡高手輩出	134
5. 清代織繡的吉祥圖案集其大成	147
士、結語	152

圖版目錄

(圖版號碼出現在內文左右側)

- 1 商綺(商代玉戈上印痕復原圖,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24
- 2 商毛布(1987年新疆哈密五堡墓地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考古所收藏)頁33
- 3 西周刺繡(1974年陝西寶雞茹家莊獮伯墓出土,寶雞市博物館收藏)頁33
- 4 春秋·紫色繡絹禪衣(1983年河南光山縣寶相寺出土,河南信陽地區文管會收藏)頁33
- 5 戰國·舞人動物紋錦圖(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收藏)頁34
- 6 戰國·白羅繡龍鳳虎紋禪衣(局部,1982年湖北江陵馬山一號楚墓出土,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收藏)頁34
- 7 漢,“登高明望四海”錦(新疆吐魯番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34
- 8 東漢·菱格“陽”字錦襪(局部。新疆民豐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3
- 9 西漢·紅色幾何紋絨圈錦(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收藏)頁43
- 10 東漢“萬世如意”錦袍(1959年新疆民豐一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3
- 11 東漢“長樂明光”錦(1980年新疆樓蘭故城二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4
- 12 西漢·信期繡茶黃色對鳥菱紋綺綿袍(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收藏) ...頁44
- 13 西漢·乘雲繡黃色對鳥菱紋綺料(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收藏)頁44
- 14 西漢·長壽繡黃色絹料(1972年湖南長沙馬王堆一號墓出土,湖南省博物館收藏)頁45
- 15 西漢·刺繡散點折枝花(殘片,湖北江陵鳳凰山西漢墓出土,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收藏)頁45
- 16 漢·褐地繡郁金香紋(殘片,新疆民豐漢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5
- 17 漢代四經絞羅組織圖頁41
- 18 漢“人首馬身”絨毛(1984年新疆和闐洛浦縣山普拉漢代一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考古所收藏)頁45

- 19 東漢·蠟染人物花布（新疆民豐尼雅東漢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6
- 20 北朝·樹紋錦（1959年新疆阿斯塔那北區三〇三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6
- 21 北朝·方格獸紋錦（1968年新疆阿斯塔那北區九九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6
- 22 北朝·對羊對鳥花燈樹紋錦（新疆阿斯塔那高昌古城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46
- 23 隋“胡王”錦（新疆阿斯塔那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55
- 24 晉“富且昌宜侯王天延命長”織成履（新疆吐魯番阿斯塔那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55
- 25 北魏·刺繡佛和供養人像（1965年敦煌莫高窟一二五至一二六窟間出土，敦煌文物研究所收藏）……頁55
- 26 東晉·紅絹地刺繡雙頭鳳鳥紋片（新疆東晉遺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55
- 27 北朝·卷草小花染纈（新疆阿斯塔那北區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56
- 28 唐·黃地聯珠對雞紋錦（1969年新疆阿斯塔那北區一三四號墓出土，新疆博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56
- 29 唐·絳紅地花鳥紋錦（1968年新疆阿斯塔那北區三八一號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56
- 30 唐·刺繡釋迦說法圖（日本奈良國立博物館收藏）……頁56
- 31 宋·重蓮團花錦（新疆阿拉爾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73
- 32 宋·靈鷲球路紋錦袍（1953年新疆阿拉爾出土，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73
- 33 宋·緙絲紫鸞鵲譜（傳世品，遼寧省博物館收藏）……頁73
- 34 宋·藍紬地刺繡對鳥對鹿紋方袂（新疆阿拉爾北宋墓出土，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博物館收藏）……頁73
- 35 南宋·褐地繡人物花卉抹胸（山西南宋墓出土，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74
- 36 宋繡瑤台跨鶴圖（傳世品，遼寧省博物館收藏）……頁74
- 37 元·納石失佛衣（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74
- 38 元·緙絲東方朔偷桃圖軸（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74
- 39 元·緙絲牡丹紋團扇（傳世品，遼寧省博物館收藏）……頁91
- 40 元·棕色羅地繡花鳥人物紋夾衫（1976年內蒙古集寧路元故城出

- 土，內蒙古自治區博物館收藏) ...頁91
- 41 明·紅地盤縵四季花卉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91
- 42 明·米色地梅蝶紋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92
- 43 明·藍地五穀豐登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92
- 44 明·綠地四季花樗蒲紋妝花緞(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00
- 45 明·青地雲鶴紋粧花紗(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92
- 46 明·緙絲瑤池吉慶圖軸(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04
- 47 明·緙絲長生殿圖(傳世品，江蘇鎮江市博物院收藏)頁92
- 48 明·紅羅繡過肩龍萬壽百子花卉女衿衣(1958年北京定陵出土，北京定陵博物館收藏)頁109
- 49 明·衣線繡芙蓉雙鴨圖軸(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10
- 50a 明·韓希孟顧繡宋元名蹟冊一洗馬圖(傳世品，關瑞梧捐獻，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10
- 50b 明·韓希孟顧繡宋元名蹟冊一松鼠葡萄圖(傳世品，關瑞梧捐獻，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10
- 50c 明·韓希孟顧繡宋元名蹟冊一華溪漁隱圖(傳世品，關瑞梧捐獻，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11
- 51 明·顧繡杏花村圖(傳世品，江蘇蘇州市博物院收藏)頁111
- 52 明·髮繡七襄樓人物圖(傳世品，遼寧省博物院收藏)頁116
- 53 明·蔬果紋夾縵紬(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11
- 54 清·香色龜背如意瑞花織金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11
- 55 清·極樂世界織成錦圖軸(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12
- 56 清·錦群地纏枝四季三多紋織金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1
- 57 清·曲水地翔鶴捧壽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1
- 58 清·米色地燈籠紋織金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1
- 59 清·黃地十字朶花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1
- 60 清·折枝玫瑰花金寶地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2
- 61 清·綠地金龍鳳雲蝠花卉粧花緞(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2
- 62 清·五彩串枝花卉粧花緞(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2
- 63 清·紅地百子圖錦被面(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2
- 64 清·朶花回回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3
- 65 清·菱格朶花僮錦(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3
- 66 清·彩織和闐紬(傳世品，北

- 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3
- 67 清·瑪什魯布(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3
- 68 清·白地十字氍毹、青地團花氍毹(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4
- 69 清·杏黃地五彩勾蓮漳絨(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4
- 70 實地紗組織圖(實物為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9
- 71 清·緋金地仙鶴方補(文一品,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24
- 72 清·緋絲曲水地九龍靠背(傳世品,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收藏)頁124
- 73 清·緋絲仇英後赤壁賦圖卷(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30
- 74 清·緋絲加繡九羊消寒圖軸(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頁131
- 75 清·明黃緞繡彩雲金龍朝袍(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頁131
- 76 清·雪青緞繡花卉褰衣(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頁141
- 77 清·黃緞繡雙鳳靠背(傳世品,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頁141
- 78 清·青緞繡喜相逢團花(傳世品,承德避暑山莊博物館藏)頁141
- 79 清·納紗天竹紋眼鏡套、納紗天華紋錶套(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頁141
- 80 清·紅地繡雙喜三星八仙圖(傳世品,江蘇鎮江市博物館收藏)頁142
- 81 清·藍紬繡榴呈多子圖軸(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頁142
- 82 清·駝色紬地繡花鳥壽石圖軸(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頁143
- 83 清·白緞地繡人物風景褙裙(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頁143
- 84 清·月白緞繡百鳥朝鳳褙裙(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頁143
- 85 清·湖色緞繡鶴鹿同春名片夾(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 頁144
- 86 清·粵繡三羊開泰圖(傳世品,北京故宮博物院藏)頁144
- 87 清·沈壽繡濟公圖(傳世品,江蘇蘇州市博物院收藏)頁144



緒言



1

新石器時代的紡織

紡輪蠶蹟 初叩曉鐘

我們的織繡有悠久歷史，早在六千年前我們的祖先已掌握了對葛、麻纖維的利用。在考古發掘中，全國各地都曾發現過新石器時代的陶、石紡輪。浙江河姆渡新石器時代遺址（距今約6900年）出土了紡輪和大小木棍，有人認為是紡織工具。半坡、廟底溝、大河莊、秦魏家等仰韶文化遺址出土的陶器上，都曾發現過印有布紋的痕跡。更為可貴的1972年在江蘇吳縣草鞋山新石器時代遺址中，發現三塊葛布殘片，其中一塊，用編織加絞扭方法織造，還織出回紋暗花。近年在甘肅辛店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彩陶罐，其中一件畫著幾組站立的全身人像，所穿衣服為上窄下寬，呈喇叭形的長袍，腰間束帶。顯得整齊得體。說明當時人們的衣著已經講究式樣和美的啓迪。這些考古發現與遠古時代堯“冬日霓裘，夏日葛衣”的歷史傳說，頗相吻合。它標誌著人們已經初步掌握了紡、捻、織的基本技能，開拓了人類衣著的原料，使人類初步擺脫了原始蒙昧狀態，進入一個新的歷史發展時期。

在人們利用葛麻纖維的同時，也逐漸對蠶和蠶絲，有了一定認識和利用。在許多新石器時代晚期的遺址中，發現過用蠶紋作裝飾，或是蠶形裝飾品。如1961年山西芮城縣西王村仰韶文化遺地，出土有陶質蠶蛹。更為可貴的是1926年在山西西陰村新石器時代遺址內，發現了半個切割過的蠶繭，繭長15.2毫米，寬處7.1毫米。（半個蠶繭經過曲折周轉，現幸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蠶繭的發現及大量用蠶紋作裝飾，都說明人們對蠶已經有了一定認識。1958年考古工作者在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晚期遺址中，發掘一批四千七百年前的絲織品，其中有絹片、絲帶、絲線。經科學測定，這些絲織物的原料為家蠶絲。絹片為平紋組織，織造得比較精細。其經線每厘米52根，緯線每厘米48根。這些重要考古發現，告訴我們四千七百多年前，我們的祖先已經能夠養蠶、繅絲、織綢了。

夏商的紡織

綺紈縑縠 綻露芳蹤

夏商社會的生產力有新的提高。農業、手工業向專業化邁進。從而促進了紡織技術的全面發展。紡織用的原料有絲、麻、葛、毛等，不僅較前豐富，而且縑絲、紡織技術有了提高。當時的織物品種有絹、縠、施、縑、紈、麻布、葛、毛布，更值得注意的是，有了織花綺和紗羅組織的織物。《禹貢》中記載夏禹時，西北和北方民族用自己織的毛布，與中原地區交換絲織品。由於絲織品比葛、麻等織物，具有良好的服用性能，倍受統治者的重視。商王室設有專管蠶事的文官稱爲“女蠶”。據《太平御覽》引《太公六韜》說：“夏桀·殷紂之時，婦人錦繡文綺之，坐食以綾紈常三百人。”在我國最早的文字記載—甲骨文中，能辨認出來從“系”、“絲”的字，有一百多。“蠶”、“桑”等象形字，在青銅器銘文中也常見。近些年在殷商的遺址中，曾多次出土絲、麻、葛、毛織物殘片，以及粘附在青銅器上的織物印痕。比如河北藁城台西村商代中期墓葬內，出土了一批商代絲、麻織物和紡織工具⁽¹⁾。充分表明當時紡織手工業已具有一定規模。

商代縑絲、紡織技術的成熟與發展，爲織造更複雜的絲織物，打下了技術基礎。